



奔跑吧，广安

黎均平

地阔为广，和谐即安
小康路上迎来幸福广安
三山展翅，两江丰颜
战略前沿转动示范新篇
成渝联动，同城融圈
新征程中建设现代广安
初心不改，人民是天
伟人故里拨动时代心弦
啊奔跑吧，广安
你是中华美丽的画卷
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，奋发每一天
啊奔跑吧，广安
你是民族共同的宏愿
我们快马加鞭往前赶，精彩每一天

冬天到，酸菜香

张冰冰（黑龙江）

天一冷，就到了吃酸菜的时节。“不吃鲜菜吃酸菜”说的就是“东北十大怪”之一的酸菜。对于地道的东北人而言，酸菜可谓冬天餐桌上不可动摇的主角，占据着东北菜的半壁江山，陪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严酷的寒冬。

儿时的冬天，天寒地贫，极少有新鲜的蔬菜。所以，秋末临冬时，储备冬菜是家家户户的头等大事，而酸菜则是准备的重中之重。记忆里，姥姥每年都会在院子的地窖里备足越冬的白菜、土豆和萝卜，还会腌两大缸酸菜。

腌酸菜是个重要的人冬仪式。翠绿可人的白菜，在周末的市集上成车贩卖，再被人几十斤上百斤地买来，模样敦实肥硕的被存到菜窖里，其余的则摆到柴垛或窗台上，风干晾晒，洗净滤干。在等待的过程中，姥姥会找来一口大缸，一块重石，几包大粒盐，一切收拾干净妥当，便可开始腌制了。她先在缸的底部撒一层大粒盐，随即将白菜整齐地码放于缸内，一层白菜一层盐，如此反复，最后将石头压在冒尖的白菜上。过个三五天，向缸中加入清水，剩下的任务就交给时间了。

等上个把月，待白菜颜色变成了嫩黄，酸味飘香，这时候的酸菜就可以吃了。尽管食材匮乏，乡民们还是绞尽脑汁地把酸菜做出了各种花样，炒、炖、烤等烹饪手法，使酸菜的味道丰富起来。

酸菜的做法五花八门，酸菜余白肉、酸菜炒粉，酸菜饺子等，而最得我心的是杀猪菜。

小时候，每年腊八过后，姥爷就开始准备杀了年猪，为即将到来的春节做准备，姥姥也免不了会做一顿丰盛的杀猪菜。这个时候，酸菜就要大显身手了。用猪棒骨熬出底料醇厚的老汤，把酸菜先片成薄片再切丝，加入肥而不腻的五花肉，配上鲜嫩浓郁的血肠，再添一把透亮爽滑的粉条。大火烧开，小火慢炖。等肉烂汤浓，一大锅香气扑鼻的杀猪菜便出锅了。酸菜的清爽削弱了肉的油腻，又加持了血肠特有的味道，酸香开胃。再配上两碗米饭，直叫人大呼过瘾。

后来到外地求学，我仍忘不掉的是姥姥的那碗杀猪菜，总觉得食堂和饭店做出的这道菜少了点味道，不能让肚里的馋虫满足。

每次我寒假回家，下了火车便直奔姥姥家，坐在烫屁股的热炕头上，拥着暖融融的灯光，呼着白蒙蒙的哈气，撸胳膊挽袖子，对着杀猪菜，大快朵颐。肥大的肉片裹上辛辣的蒜泥，饱满的血肠连着爽口的酸菜，在填饱肚子的同时，也抚慰了那颗离家已久的心，那一刻，感觉自己终于到家了。

冬天到，酸菜香。如今，虽然冬季蔬菜繁多，但酸菜已经化为最具东北特色的饮食符号，与酸菜有关的那些热气腾腾又挥之不去的记忆，值得我们用一生珍藏。

我的父亲没有散文诗

周雪凤（湖南）

个记事本。希望我能跟着他的笔迹，寻找他的青春年华，和陪我长大时每一个让他感触深刻的瞬间。

记事本有时光拂过的痕迹，泛黄陈旧，已不再是我儿时看到的它的样子。封面的一角有些磨损了，有的纸张被折起，做了记号。这个笔记本，不知被主人翻阅过多少次了。

记事本里全是多年前父亲在村里当队长时的工作清单。字迹工整，记录

详细。“几月几日，谁和谁一起疏通水渠，记几个工时”“村里有多少田地，秋收亩产多少”“第几次村民会议，参与者有哪些”……诸如此类。

印象中，每当村里的喇叭传来召开村民会的声音，我家总是热闹的。本组的队员就近在我家开会，父亲早早就叮嘱母亲，备好茶水。

会议流程很简单，往往是直接地展开话题，就事论事。他们时而高声争

辩，时而开怀大笑。而父亲手上一直拿着笔，时不时低头在记录些什么。

开完会后，父亲翻看着记事本，把会议内容整理一遍，在重要的事情旁做标注。写得有些潦草的地方，他会撕下来，重新誊抄一遍。他常常独自在灯下整理他的笔记本，勾勾画画，有时找我借尺子做表格，让内容条理清晰，人人都能看懂。灯光下的父亲，是那么认真。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根深蒂固

南落雨，北飘雪

鲁珉（湖北）

即便是冬天，天再冷，南方的天空飘落的，多半是雨。不像在北方，雪纷纷扬扬飘落下来。

雨总是喜欢落在青砖黛瓦的徽州，落在岭南，落在芭蕉叶上。南方的冬，没有季风，但是有雨。只是那雨，不再有夏时的猛烈和急促，生怕把冬的油纸伞打碎了。

可是在北方，却不同。雪飘落下来，一时半会儿不会停止。“欲将轻骑逐，大雪满弓刀。”就连雪也是那样的豪迈。不像南方的雨，滴落在小巷，轻轻柔柔，就如那个撑着油纸伞款款走来的白衣女子，步履都是轻盈的。

这不，南方的雨，都是不经意轻叩窗棂。不像北方的雪，积压在屋顶，厚厚的，似乎不想让低矮的房屋喘过气来。雪堆积厚了，能够看见的，只有那高高的烟囱冒在屋顶，大朵大朵的烟消散在雪花飘飞的天空里。

尽管南方落雪很少，可南方的雨却多有灵性，可以成全世间很多美好。断桥上的白娘子，就是在下雨天，依一柄油纸伞，留下一段旷世情缘。

我曾经在一个冬天，去了周庄。游人很少，便在一家民宿客栈住下。那年，冬旱，连续数周无雨。房东不时唠叨，说怎么不下雨呢，再不下

雨，地里就干裂了。我说，你不种地，下雨或是不下雨，有什么关系。房东笑而不答。

就在计划离开周庄的那晚，天下雨了。听那雨声，轻脆而有节奏，滴在黛瓦上。滴滴嗒嗒，整夜都没停。越听越无睡意，便想起李清照的“昨夜雨疏风骤，浓睡不消残酒。”只是独自一人，不能相饮。南方的雨，连同一帘情绪，落在窗前。

我很少去北方，也就很少见到大雪。穷尽想象，能够想到的，是那大雪满弓刀、燕山雪花大如席的诗句，意境截然不同。

南方的雨，会滴落在青石板的



梅雪争俏

盛利者（安徽）摄

扫舍除尘年味浓

张志兴（陕西）

民间有个说法：过了腊八就是年，但年味渐浓，则要从扫舍算起。记忆中，扫舍是家乡人年前最大的一项工程。

祭灶过后的第二天起，进入扫舍的最佳时段。扫舍时总是全家总动员。由于父亲在外地工作，我们家扫舍就由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妹妹完成。

母亲将居室和厨房的物品尽可能归拢，能装进箱子柜子的尽量装进去，装不进去的全都用床单、草席之类遮盖起来。同时吩咐我和弟弟妹妹将墙上的年画、报纸，以及窗户纸统统撕掉。母亲找来几根已经去了籽的散穗高粱穗，捆扎在一根长长的细棍上，做成一个扫舍的专用笤帚。然后换上一身旧衣服，扎紧袖管和裤脚，并将头和脸包好，便登高沿低开始清扫。

扫过厨房的笤帚就会变黑，所以清扫都是从居室开始。母亲站在

炕上、柜子上，举起长长的笤帚，对着顶棚和墙角一笤帚一笤帚地扫下去。笤帚所到之处，灰尘扑簌簌地往下掉，墙面立时会变得白净一些。我这才注意到，平日不觉得多脏的墙面，原来积累了这么多灰尘。每当这时，母亲总忘不了叮嘱我们：“赶紧站外面去，脏”。

厨房的屋顶较高，母亲站在锅台上，案板上也只能够到低处，因此打扫高处则需要借助梯子。厨房长年烟熏火燎，锅灶上方的墙壁已经黢黑，扫下来的灰尘也是黑色的，其中还夹杂着许多絮状物。将所有的房屋里里外外打扫一遍，母亲已经有些气喘。虽然头和脸是包着的，但露出来的眼睛、鼻子周围已经变得灰黑。

那时的房子是土木结构，墙面和地面都由泥土造成。扫完灰尘，还要用白土粉墙，这是扫舍最艰巨的工

作。母亲几天前已从沟壕里挖来了几大块白土，这种土颜色较白、质感细腻，是家乡人粉墙的专用材料。母亲找来一个搪瓷脸盆，从盆里舀几瓢水出来，再拿一块白土在盆里化开，慢慢搅匀，粉墙的涂料便制作完成。

粉墙时，母亲手拿一块旧抹布，沿着靠墙的梯子往上爬，爬到差不多高时，接过我举起的脸盆，一手端盆，一手用旧抹布蘸着白土泥浆从上往下一点点粉刷墙壁。我站在下边帮母亲扶梯子，同时接送母亲的脸盆。母亲的抹布所到之处，陈旧的墙面被泥浆覆盖，泥浆下沿则在墙上流成一道道小溪。

时值隆冬，泥浆冰彻入骨，母亲的手冻得通红。尽管袖口已经扎紧，泥水仍会时不时倒灌进袖子，但母亲依然一丝不苟。忽然，母亲在梯子上晃了一下，半盆泥水泼洒了下来。我被吓了一跳，正在为母亲的安全

那些年，母亲的取暖神器

王国旗（河北）

我小的时候，冬天特别冷。天冷的时候，人们想尽办法取暖。我的母亲是个心思灵巧之人，她独创了不少朴拙实用的取暖神器，我现在想起来都有些忍俊不禁。

冬天的夜特别长，我们一家人经常围坐在一起干些零活。有时候，把家里收的玉米棒子上的玉米粒用手搓接下来，这种活儿不累人，只是为了打发漫长的冬夜。有时候，母亲从附近的厂里领来一些纸盒，她带领一家人糊纸盒，挣些零花钱。忙起来的时候，我们的手一直在动，所以不觉得冷。可脚却受不了，一会儿就成冰凉的了。到晚上睡觉的时候，简直冻成了冰棍，感觉半条腿都是麻木的。母亲便想了个办法，为我们每人缝制了一双大棉袜。那双双大棉袜厚厚实实，硕大无比，穿上根本没法走路，只是为了干活时不冻脚。这棉袜很实用，因为大，都可以把小腿捂上。只是有一次，哥哥突然起身上厕所，一不小心被大棉袜绊了个大马趴。他龇牙咧嘴地说：“这玩意穿着跟戴着脚镣似的，根本没法动。”母亲却认为她的创意“无以伦比”，说：“这就是让你老实待着干活呢！”

大棉袜是母亲独创的取暖神器，捂热了童年的一个个冬夜。那些夜晚，我们围坐在一起，一边干活一边闲聊。时光长长，日子闲散，很有“围炉夜话”的氛围。虽然没有围炉，但母亲的取暖神器发挥了神奇的作用，非常温馨。

我上初三以后，学习紧张起来，每天晚上都要学习到很晚。母亲怕我冷，找了个有盖子的铁皮桶，里面放上热水，然后再把铁皮水桶放到我的凳子下面。父亲见了惊呼：“你整天就是瞎折腾，也不怕烫着孩子，这样多危险，万一不小心踢翻了咋办？”母亲胸有成竹地说：“放心，烫不着，我放的水不是开水，温度合适，水冷了可以换水。我把凳子放稳了，绝对安全。再说了，儿子也不是小孩子了，难道他自己不会留心吗？”我也帮着母亲说话：“我妈说得对，烫不着我。就是太费事了，天天这样，我可消受不起！”母亲听我这样说，立即来了精神：“儿子，你觉得暖和的话，我天天给你弄，一点儿也不费事！”母亲爱动脑筋，每当有了类似的“发明创造”，她就特别有成就感。我把母亲做的这个凳子，叫做“暖凳”。

说来也巧，后来我看书，读到李渔的《闲情偶寄》。里面说他也喜欢搞一些小“发明创造”，什么夏天的凉凳，冬天的暖椅之类的。看到那里，我立即想到了母亲的取暖神器“暖凳”，简直有异曲同工之妙。看来会生活的人，思维方式都是相似的。

除了这两样取暖神器，母亲还给我做了“窝袖”带到学校。窝袖，就是一种棉袖筒，天冷的时候双手可以捂在里面。母亲还为我们姐弟织厚厚的围脖，帽子。每个冬天，有母亲的取暖神器护佑，我们都不觉得冷。

如今我再跟母亲提起这些神器，她会笑着说：“现在人们有暖气、空调、暖手宝、电热毯什么的，再也不用着那些玩意了。”但她的眼神里，还是会带着一丝骄傲。